

→→ 尽管那时的我们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和难堪，尽管我们贫穷，但我们的青春充满了激情和正能量。

●1983年，我从上师大毕业后去了松江的一所中学，学校硬件差，生源差，校领导的水平更差。我这个人一向恃才傲物，自命不凡，面对很不如人意的现实，我哀叹老天不公，让自己怀才不遇。

工作不顺心，婚恋也是磕磕绊绊的不遂意，在郊区上班是我的最大的硬伤，好几个女孩都以此为借口离我远去，我也想过调回市区，费心思找人托关系，都没成功。

那年市政协招聘工作人员，当时只要有高中文凭就可以报名参加考试了，我以本科的学历鹤立鸡群，又以考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打动了政协人事干部，可是人家来商调，学校坚决不放，理由是，郊区学校师资力量薄弱，是我们学校这些年分来的唯一本科生，他走了，会影响学校的教学。说得多冠冕堂皇，其实他们就是小鸡肚肠羡慕嫉妒我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远走高飞了。他们知道我看不起他们，不安心这里的工作，所以就捏着手中的人事权把我焊在这里，直到我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平庸。

为此我和他们大吵了一顿，结果当然是以我的失败而告终啦，非但人走不了，还把那帮家伙得罪了。

我在心里发誓：不离开这里誓不为人！

不久深圳、海南的开发热潮影响全国，我同学和朋友中有好几个人离开上海去那儿发展，我心也动了。我爸提醒我，先别忙着作决定，还是去看再说。

放暑假前，我在教务处摆话：暑假不要安排我值班，当中的返校学习我也不来，我有事请假。自从商调那会和校领导大吵一顿后，他们对我是又恨又怕，知道我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主，“恩准”了我的要求。

我背着简单的行李，揣着各种证书，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。

车厢里全是年轻人，一交流，都是奔赴海南和深圳的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很节约，吃的都是几毛钱一个的面包和方便面，车上的盒饭都舍不得买，更不要说去餐车吃饭了。

有个现在很难看到的情景让我记忆犹新：大家都是才认识不久的陌生人，就不分彼此地分享随身带着的食物，这一幕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弄堂里好多邻居，就是这样吃东西的，很亲和，很温暖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我的心被温馨包围，我感慨：是海南、深圳的开发把人的距离拉近了，可见那里是一个充满希望、活力的地方。

入夜，有的人拿几张报纸，或铺一块塑料布，身体伸在座位底下，头朝过道，席地而睡。也有的跑到车厢的连接处，躺在那里。

好在夜间走动的人少，即使有，也是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个躺在过道上的人头上跨过去。此情此景，直到今天都令我感动，那种为别人着想、尽量不打扰他人的好品行，现在是不多见了。

车厢里没有吵架、麻将声，大家都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，兴奋而单纯地交流。那时的我们，坦诚地面对陌生人，感觉彼此都充满善意和友好，绝没有今天的防陌生人如防盗贼的腔调。

●车到广州，下去的人寥寥，上来的乘客真可以用汹涌澎湃来形容了。这么多人蜂拥而至，不但过道上站满了人，连卫生间都挤得水泄不通。上厕所成了头号难题。别说厕所里都是人了，就是起身走到过道都困难啊。

好在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，很快这个难题就被攻克了——男的要小解，就挤到座位周围全是男的那里，从座位上翻过去，然后对着窗，用塑料瓶子接着小便就成。女的也如法炮制，翻到全是女的座位那边，那些女的就全都站起来，围成人墙做小便者的屏风，尿急者蹲在座位上，用塑料袋什么的接住小便，草草了事。

回忆这一幕，让我忍不住感慨：尽管那时的我们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和难堪，尽管我们贫穷，但我们的青春充满了激情和正能量。真的，我一直这么以为的。

到达湛江，很多人看见海就像看见了久别的亲人，还有的热泪盈眶，大喊：“海南，我来了！”……我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的眼睛湿润了。真的啊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，物质上很贫穷，但是精神上绝对有追求，我又要感慨“今不如昔”啦！

坐船到了海口，和在火车上认识的朋友道别，大家都互相留下通信地址和姓名，我留下的是我爸妈家的地址，那个学校在我意识里就是一个暂住地。

十几年后，我居然真的接到两位朋友的来信，他们后来都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城市。捧读他们的来信，我的眼睛一次次湿润，像捧着我去逝的青春岁月……

道别后，大家各奔东西。我拿着地址去找我的落脚点——我大哥的朋友，大毛，他是学建筑的，原先是上海市建二公司的，辞职后在海南的建筑工程公司做工程师，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过来了，单位分给了他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。

找到大毛家，发现里面已经住着四五个人了，加上我和大毛，那就是六七个人了。我犹豫着是否留下给他增添麻烦？大毛像是看懂了我的心思，安抚我说，没关系，大家都是初来乍到，将就将就吧！

他还告诉我，其中两人已经找到仓库夜班的工作，他们只是白天回来睡一觉。那天晚上，大毛说我第一天到，让我睡他的床。可我不想搞特殊化，坚持和其他人一样打地铺睡觉。

迷迷糊糊挨到天亮，起身一看，屋子就剩我和大毛了，他告诉我，他们有的是去找工作，有的是去打临工。我说我也想去人才市场，大毛给我写了具体地址，如何坐公交车，还嘱咐我几条应聘的注意事项，恰似我的亲人啊！

洗漱完，吃了大毛买回来的早点，我就带上我的各种证件和证书，赶往人才市场。

没想到这里和火车上一样的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。我排队登记，办完一切该办的手续，又接着去看招聘单位的介绍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招聘、用人单位少得可怜，有的也不适合我。即便适合我的岗位，也未必属于我啊，现实给了我不小的一击。

从人才交流市场出来，看到路边有个报摊，卖报的是个年轻人，样子很斯文，戴一副眼镜。我站在那看报纸的种类，想买几份看看上面的招聘广告，问他我，刚来的？我答，昨天刚到。他问，你是什么专业的？我说，中文。他笑笑说，我是武大中文系毕业的。

我吃惊不小，武大毕业的都还在卖报纸，可见海口的工作不好找啊。

他看出了我的惊讶和沮丧，笑着安慰我说，我刚来一个星期，还没找到庙门，就先卖卖报纸，熟悉一下环境，我想机会总是有的。我对他笑了笑，没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王志强 摄 组合 I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黄一凡 整理/阿米

难忘我的青春岁月

有说话。心里很佩服他的好心态。

我买了几份当地的报纸，在找钱的时候他说，现在的海南藏龙卧虎呢，竞争厉害，只有沉得住气，吃得起苦的人才希望笑到最后。面对现实，先生存，后发展吧！我很郑重地和这位武大生说再见。

已是午饭时分，我走进路边的饺子店，店很小，但是很干净，布置得也很别致，店里二男一女三个像我一样的年轻人，不知为什么，看我进来就冲我笑了起来，我问怎么回事？他们说，一看就知道你是刚来的，所以我们就笑了。我说，我昨天才到的。他们说，我们来的时间也不长，半年吧。

店里的生意不错，我忍不住问他们，怎么卖起饺子来了？那女的说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三个人一商量，都是会包饺子的北方人，就凑钱开了这个小店，“总得赚钱养活自己啊。”

我问他们，你们是学什么的？什么大学毕业的？他们的回答让我目瞪口呆！——居然是：清华一个，北大一个，那女的是人大的。

我愣住了。

武大、清华、北大、人大都混到了贩夫走卒的地位，我这个上师大的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？

那一刻我的心里五味杂陈，胃口也因此打了折扣，二十个饺子我只吃了一半，我把剩下的打了包，然后又买了一百个生水饺。第一我想对他们饺子店表示一下支持，第二，做个人情，请住在一起的朋友们晚饭吃饺子。

我走的时候，他们把我送到店外，对我说，今后想来就来，和你聊天很有意思。其实那天我话很少，更多的是听他们说。他们透着坦诚和善意的话很实在，对我而言很是受益受教。

●一周后，我有了第一份工作——业务员。所谓业务员就是推销那个红外线射频仪，又叫神灯。据说对风湿和腿脚病，以及肠胃病等，都有很好的疗效。公司把我们这些业务员集中在一个大房间，培训了半天，然后让我们带着资料和产品，走街串巷地投入工作。

业务员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，底薪很少，三百块一月。要想多拿钱，就看自己的推销业绩了。我从早忙到晚，说得口干舌燥，走得筋疲力尽，却没有一个人上钩掏钱。在现实面前，我发现自己真是百无一用的穷书生，这样的发现让我的自信心、自尊心大受打击。

大毛看出了我的沮丧，掏钱说，我买一台吧。他解释，生意就像揭盖子，只有揭开了盖子，才会源源不断地来。我不好意思啊，说，你不能因为我们的关系，买一个对你来说无用的东西啊。他笑着说，来我这里的人很多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！还说不定为你做了广告呢！真正行善的好人，不但伸出援手帮助别人，还会尽力呵护受助人的自尊心，那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境界最暖人心。大毛就是这样的好人，他的好是我没齿不忘的。

住在一道的朋友给我这个书呆子出主意，他们说，你这神灯年轻人是不需要的，你的推销目标应该是老年人，他们年老体衰，需要这样的仪器强身健体，你最好去找离退休的老年人，他们有那个经济能力。

我采纳了他们的建议，奇迹就这么出现了——一个月不到我就卖了八台神灯，成了公司的销售明星。

为推销神灯，我走遍了海南，因此也看到了真实的海南：贫穷、落后。有的地方的贫穷现状，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海南的自然资源是富饶的，但海南的百姓又是贫穷

的，这样的反差令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多年后，我把当年的困惑结合我的知识点，做了墨尔本大学的硕士论文，得到了导师的好评。

●在海南最愉快的日子，就是和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，坐在大排档，喝啤酒，吃饭，谈论人生、理想、艺术、诗歌、哲学、政治、宗教等，可以说是无所不谈。这些朋友可以说都是社会的精英呢！有作家、诗人、画家、老师，还有科研人员、律师、医生。他们慷慨激昂，口若悬河，对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们的优秀，直到今天，都让我怀想和刻骨铭心。

饭钱是AA制的，这样用不着抢着付钱，也避免了浪费，还有就是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聚会持续下去。朋友中会唱歌、拉琴、变魔术的，在聚餐的时候也会露一手，逗大家开心。这样的日子真是很快乐、很轻松的，只是这样的日子太短暂，大家还得忙着生存、找工作。

我是在买水果的时候，认识浙大毕业的小顾的。他和我同龄，来海南四个多月，一直在等联系到的单位通知。为解决生活问题，卖起了水果。他告诉我，他和女朋友兵分两路，一个来海南，一个去深圳，看谁先找到工作再作最后的去留决定。知道我在做朝不保夕的“跑街先生”，他说，要不你和我一道卖水果吧，虽然赚的钱不多，但吃饭肯定没问题。而且比你卖神灯要轻松一点。

小顾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值得信赖、可以合作的人，我没什么犹豫地辞去了业务员的工作，和他做起了水果生意。

之前，由于小顾资金有限，批来的水果品种很少，我加盟后，拿出些钱充作营业资金，有了资金支持，小摊的品种立刻丰富多彩起来。

我们的水果摊在学区旁，每天早晨我们批来水果，卖给学区的教职员工。固定的营业地点，让我有种踏实、安全感，不断的客源，又带给我们足够开销的收入，我们两个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，就这样在海南的大学旁，做着快乐的小贩，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生活。

好景不长，由于海南的气候太炎热、潮湿，我的皮肤受不了。开始是手和前胸发红发痒，后来发展到全身都是热痱子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去医院就诊，医生说，你只要呆在通风透气、凉爽的地方，再用点药膏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呵！呆在空调房里养身，对我来说太奢侈了，除非我什么都不做，无奈，我只好选择离开海南回上海。

小顾是第一个知道我这个决定的，他望着我，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兄弟般的不舍。我们算清了账，他又往我上衣口袋里放了五百元，说，穷家富路，你多保重，我再三推辞，他按住我的手说，钱不多，你再推，我就要伤心了。我梗咽着和他再见。

我告诉我的朋友们，我要回上海了，所有的人都抱住了我，说不舍。男人啊！那一刻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我说，等我恢复好了，一定会回来的。

就这样，我离开了海南，离开了那些有理想、有追求的朋友们。

我没有再踏上那块富饶的土地，一年后，我去了澳大利亚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经常想，如果没有海南之行，我不会认识自己，也不会认识这个社会，是那块土地，是那么多的热血青年，打开了我的眼界。

难忘我逝去的青春岁月，难忘那么多让我暖心、动心、刻骨铭心的年轻朋友！